

一个甲子的风雨人情

筆會
60年
珍藏版

吳冠中

2006.

文匯出版社

一个甲子的风雨人情

文匯筆會編輯部編

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甲子的风雨人情：笔会六十年·珍藏版 / 文汇报
笔会编辑部编. —上海：文汇出版社，2006. 8
ISBN 7 - 80741 - 057 - 4

I. 一... II. 文...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84337 号

笔会六十年·珍藏版

一个甲子的风雨人情

选 编 / 笔会编辑部
责任编辑 / 陈飞雪
装帧设计 / 周夏萍
责任出版 / 王春晔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照 排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刷装订 / 上海长阳印刷厂
版 次 / 2006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/ 787×1092
字 数 / 520 千
印 张 / 30.75
印 数 / 1—10000

ISBN 7 - 80741 - 057 - 4/G · 032
定价：60.00 元

目录

第一辑 1946—1947

- 西 谛 秋夜吟 / 3
刘西渭 方达生 / 5
茅 盾 读报偶感 / 9
王统照 丐尊先生故后追忆 / 10
田 汉 我们没有新的歌手了吗? / 15
吴 晗 闻一多先生之死 / 17
黄 裳 听歌偶感 / 22
柯 灵 打开心灵的窗 / 25
吴 越 苦难 / 26
汪曾祺 街上的孩子 / 27
雪 峰 鲁迅回忆录(一) / 28

第二辑 1949—1951 (磁力)

- 辛未艾 历史的磁力 / 35
叶圣陶 谈谈写口语 / 37
左 弦 我们 / 39
钦 文 鲁迅先生的实事求是 / 40
黎 南 教授们谈美国 / 42
俞平伯 红楼梦正名 / 43

第三辑 1956—1965

- 老舍 贺《文汇报》复刊 / 49
- 沈从文 北京有许多博物馆,同时又是大型建筑
博物馆 / 50
- 钟惦棐 评《祝福》 / 53
- 刘大杰 两个尤三姐 / 58
- 王西彦 狼的奶汁 / 60
- 司空见 新“过于执” / 63
- 徐邦达 看南宋画院的名作 / 64
- 徐开垒 前程 / 66
- 石挥 从盖老的眼神儿谈起 / 67
- 姚雪垠 读《带经堂诗话》有感 / 70
- 傅雷 自报公议及其他 / 73
- 吴祖光 替那位好心的老太太抱屈 / 75
- 丰子恺 代画 / 77
- 张伯驹 我所收藏的中国古代法书 / 79
- 于非闇 怀张大千 / 83
- 丁玲 看川剧《打红台》 / 85
- 白桦 寻找自由的奴隶 / 89
- 伍蠡甫 关于野禽的“无人态” / 90
- 施蛰存 第二第三 / 92
- 张乐平 三毛何辜! / 94
- 周煦良 谈碑刻 / 96
- 关良 简谈我的水墨画戏 / 98
- 梅兰芳 对小朋友们提出几点要求 / 100
- 叶浅予 谈舞台速写 / 101
- 陈从周 石涛假山作品的发现 / 103

郭沫若	《鲁迅诗稿》序 / 104
严独鹤	回忆文明戏 / 105
戴厚英	诗情画意与“辣味”和“野味” / 107
唐 致	杜十娘为何投江? / 108
许姬传	缀玉轩忆语 / 110
骆 漠	杂家——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 / 113
[附录] 姚文元	两个编辑同志的想法 / 114
拾 风	插话 / 116
若 涵	小火表赞 / 118
朱家潘	关于道光召见林则徐 / 119
赵 丹	宝刀 / 121
茅以升	二十四桥 / 123
乐 水	雨天的声学 / 125

第四辑 1977—1986

巴 金	一封信 / 129
何 为	春夜的沉思和回忆 / 133
卢新华	伤痕 / 137
陈虞孙	“还我头来!” / 146
金晓东	未央宫与画竹 / 148
俞振飞	嗓子靠练不靠“天” / 149
林 放	“老家伙”应当多说话 / 151
赵丽宏	旷野的微光 / 153
黄永玉	清、奇、古、怪因缘 / 155
邵燕祥	端阳 / 156
胡 风	孤光自照 肝胆皆冰雪 / 158
林斤澜	你的研究使我得益了 / 161
冯亦代	新岁的祝愿 / 162

唐 弢 “息壤”忆旧 / 163

王 蒙 话说幽默 / 166

第五辑 1987—1996

朱非白 穿皱巴巴便服的老人 / 171

翁思再 用吴音读古诗 / 172

萧 乾 要说真话 / 174

朱圣弢 在超越性的背面 / 175

卞之琳 还是且讲一点他：追念沈从文 / 177

李子云 良知的痛苦 艰难的挣扎 / 180

公 刘 密特朗当过战俘 / 185

刘 思 我们何时长大 / 187

魏明伦 雌雄论 / 189

何兰生 自我神圣的悲哀 / 191

孙 犁 新居琐记 / 193

钱锺书 王辛笛 论诗七律三章 / 195

严 秀 从“浅入深出”到“怪入怪出” / 197

贾平凹 平凹作画记序 / 199

柳鸣九 一种验证幸福的需要 / 200

毛志成 半夏玩文 / 203

陈逸飞 一位老人,学者和前辈 / 206

龚明德 对于书,我实在有点疲倦了 / 207

舒 芜 青年人做旧诗的问题 / 209

安 迪 徐梵澄 / 211

吴芝麟 《夜宴》之后 / 213

许纪霖 求知的诱惑 / 215

梅 志 一生肝胆人间照 / 217

史中兴 历史珍藏在心 / 220

夏 衍	我与报告文学 / 225
贾植芳	闲话老年 / 227
马升具	秦俑为何铁兵罕见 / 228
陈克艰	在本源处求会通 / 229
徐中玉	真挚的人情使人热爱生活 / 232
钱仲联	谈旧时“家仆” / 234
范 用	买书结缘 / 235
朱学勤	迟到的理解 / 239
王晓明	精神的创伤 / 245
冯日乾	死而无“愿” / 247
黄宗英	栗子的诗章 / 249
华君武	音乐与我 / 251
季 季	顾城找不到他的城 / 253
赵清阁	绒线背心的联想 / 256
张新颖	“说了四十多年的散文” / 259
刘小枫	由学术分化想起 / 260
唐振常	闻万里桥拆 / 261
龙应台	也是九五年 / 263
刘绪源	批评家与厌恶家 / 265
葛剑雄	超越死亡 / 267
谢 泳	文人难过皇帝关 / 269
阿 城	闲话闲说 / 270
朱 正	搔痒 / 278
倪墨炎	鲁迅八道湾故居保留后的三愿 / 280
程德培	面对面的谎言 / 282
黄宗江	我记忆中的石挥和蓝马 / 283
吴小如	哀莫大于“心死”还是“心不死”? / 288
虞 丹	嚶嚶书屋 / 290
萧关鸿	传统与个性 / 291

詹克明	油条与纪年 / 292
杨 澜	主持无艺术 / 294
钟叔河	皇帝的诗 / 299

第六辑 1997—2005

李慎之	“什么时候找你聊聊去!” / 305
张中行	考实与虚妄 / 307
陆文夫	有用与有趣 / 309
潘旭澜	应当正名 / 312
焦国标	推敲推敲 / 314
金 庸	论岳飞与秦桧 / 315
陈乐民	莱布尼茨的“造化之谜” / 319
叶廷芳	杨绛先生印象记 / 321
杨 绛	吴宓先生与钱锺书 / 324
舒 乙	发现伦敦的三处老舍故居 / 328
吴中杰	从鲁迅在北大当讲师说起 / 330
舒 巧	舞蹈评委与司机 / 333
商友仁	听马寅初最后一次演讲 / 335
曹 雷	父亲最后的日子 / 336
启 功	观后感言 / 341
宗福先	回忆《于无声处》 / 343
冰 心	谈生命 / 348
郑 重	一篇没有写完的访问记 / 349
金克木	孔乙己夜谈 / 354
吴冠中	横站生涯五十年 / 357
钱谷融	谈王元化 / 359
陈明远	鲁迅一生挣多少钱 / 365
董 桥	读《锦灰堆》浮想 / 368

- 谢蔚明 我所亲历的南京大屠杀 / 370
- 熊秉明 我与书法 / 373
- 周克希 翻译的失落 / 375
- 冯其庸 水流云逝人安在——怀念邓云乡兄 / 377
- 郭建 恶法影响下的民俗 / 380
- 周汝昌 平生一面旧城东 / 382
- 刘梦溪 《柳如是别传》的撰述旨趣 / 386
- 熊月之 笔记的魅力 / 390
- 陈思和 感天动地夫妻情 / 394
- 伍立杨 不够知己 / 398
- 史铁生 想念地坛 / 400
- 张旭东 “带着惊愕和恐惧去观照”
——写在“9·11”事件一周年 / 403
- 周玉明 寻找视觉艺术天堂——吴冠中写真 / 406
- 陈四益 天之苍苍,其正色邪 / 412
- 王安忆 地母的精神 / 415
- 陈丹青 与恐惧擦肩而过 / 419
- 韩少功 山里少年 / 421
- 朱大路 琉森 / 424
- 张玲 胡晓明 春者,天之本怀也——从马加爵案
吁请对成长空心化的警视 / 426
- 章培恒 追思杨西光先生 / 430
- 陈平原 巴黎的教授故事 / 435
- 钟锡知 杂家本色——陈虞老漫忆 / 437
- 金字澄 马语 / 440
- 周振鹤 令人肃然起敬——读《竺可桢全集》 / 444
- 顾行伟 问汝平生功业 / 448
- 王世襄 告荃猷 / 450
- 鄯烈山 我的杂文写作——答友人问 / 454

余英时	新春谈“心”	/ 456
骆玉明	司马迁,关于生与死的话题	/ 459
袁 鹰	风雪中故人远去	/ 462
饶宗颐	杨铁崖与元代书学	/ 464
流沙河	影子与影射	/ 467

后记	/ 471
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輯

1946-1947



1946.07.01

秋夜吟

西谛

幸亏找到了小石。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热，整个夏天我以面包和凉开水作为午餐；等太阳下去，才从那蛰居小楼的蒸烤中溜出来，嘘一口气兜着圈子，走冷僻的路，到他家里，用我们的话，“吃一顿正正式式的饭”。

小石是一个顽皮的学生，在教室里发问最多，先生们一不小心，就要受窘。但这次在忧患中遇见，他却变得那么沉默寡言了。既不问我为什么不到内地去，也不问我在上海有什么任务，当然不问我为什么不住在庙弄，绝对不问我如今住在什么地方。

我突然的找到他了，突然每晚到他家里吃饭了，然而这仿佛是平常不过的事，早已如此，一点不突然。料理饮食的也是小石一位朋友的老太太，我们共同享用着正正式式的刚煮好的饭，还有汤。——那位老太太在午间从不为自己弄汤菜，那是太奢侈了。——在那里，我有一种安全的感觉。直到有一次我在这“晚宴”上偶然缺席，第二天去时看到他们的脸上是怎样从焦虑中得到解放，才知道他们是如何理解我的不安全。那位老太太手里提着铲刀，迎着我说：“喂呀，郑先生，您下次不来吃饭，最好打电话来关照一声啊，我们还当了您什么了呢。”

然而小石连这个也不说。

于是只好轮到我找一点话，在吃过晚饭之后，什么版画，元曲，变文，老庄哲学，都拿来乱谈一顿，自己听听很像是在上文学史之类，有点可笑。

于是我们就去蹓马路。

有时同着二房东的胖女孩，有时拉着后楼的小姐L，大家心里舒舒坦坦的出去“走风凉”，小石是喜欢魏晋风的，就名之谓“行散”。

蹓着蹓着，也成为日课，一直到光脚踏履的清脆叩声渐渐冷落下来，后门口乘风风凉的人们都缩进屋里去了，我们行散的兴致依然不减。

秋天的黄昏比夏天的更好，暮霭像轻纱似的一层一层笼罩上来，迷迷糊糊的雾

气被凉风吹散。夜了，反觉得亮了些，天蓝得清清净净，撑得高高的，嵌出晶莹皎洁的月亮，真是濯心涤神，非但忘却追捕，躲避，恐怖，愤怒，直要把思维上腾到国家世界以外去。

我们一边走着，一边谈性灵谈人类的命运，争辩月之美是圆时还是缺时，是微云轻抹还是万里无垠……

小石的住所朝南是徐家汇路，临着一条河，河南大都是空地和田，没有房子遮着，天空更畅得开，我们从打浦桥顺着河沿往下走往下走，把一道土堆算城墙，又一幢黑的房屋算童话里的堡垒，听听河水是不是在流。

走得微倦，便靠在河边一株横倒的树干上，大家都不说话。

可是一阵风吹过来了，夹着河水污浊的气味，熏的我们站起来，这条河在白天原是不可向迤的，“夜只是遮盖，现实到底是现实，不能化朽腐为神奇。”小石叹了口气。

觉得有点凉，我随手取起了放在树干上的外衣，想穿。“嘎！”叫了起来：“有毛毛虫。”外衣上附着两只毛毛虫呢。连忙抖了一下拍去，大家一阵忙，皮肤起着栗，好像有虫在爬。

“不要神经过敏了，听，叫哥哥在叫呢。”

“不，那是纺织娘。”

“那里，那一定是铜管娘。”

“什么铜管娘，昆虫学里没有的名字”。

其实谁也没有研究过昆虫学。热心的争论起来了，把毛毛虫的不快，就此抖掉。

“听，那边更多呢，”“那边更多呢。”

一路倾听过去，忽然有一个孩子的声音叫：

“在这里了。”

那是一个穿了睡衣裤的小孩，手里执着小竹笼，一条辫子梢上还系着红线，一条辫子已经散了，大概是睡了听得叫哥哥叫得热闹，又爬起来的。

“你不要动，等我捉，”铁丝网那边的丛莽中有一个男人在捉，看样子很是外行，掌了盒火柴，一根根划着。

秋虫的声音到处都是，可是去捉呢，又像在这里，又像在那里，孩子怕铁丝网刺他，又急着捉不到，直叫。

小石也钻进丛莽里去了。

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经过，也停下来，放好了车，取下了车上的电石灯，也加入去

捉了。

这人可是个惯家，捉了一会。他说：“不行，这样，你拿着烛，我们来捉。”原来的男人很听话的赶快把灯接过来，很合拍的照亮着。

果然，不一会，骑自行车的人就捉到了一只，大家钻出来，孩子喜欢得直跳。

骑自行车的人手里夹着叫哥哥，因为感觉到大家欣赏他的成功而害羞，怯怯的说道：“给谁呢？给谁呢？”

原来在捉的男人就推给小石说，“先给他吧，他不会捉的。”孩子也说：“给你吧，我们还好再捉。”

小石被这亲热的退让和赠予弄得不好意思起来，连忙走开去，说，“那里，我原不想要，我是帮你们捉的，”想想自己又不会捉，又改说，“我不过凑凑热闹。”

我们也说，“小妹妹别客气了，把它放在笼子里吧，看跳掉了。”

那个孩子才欢欢喜喜感谢地要了，男人和骑自行车的又钻进丛莽中去。

小石一边走，一边笑，一边咕噜，“我又不是小孩子推给我做什么！”

L说：“人家当你比那个小孩还小啦，这又有什么可脸红的呢。”

于是小石就辩了：“月亮光底下看得出脸红脸白么。”

其实我们大家都饥饮这善良的温情而陶然了。

走得很远，回过头来，还看得见丛莽里一闪一闪亮着自行车的摩电灯。

1946.07.02

方达生

刘西渭

曹禺先生的《日出》里面，有一个人物我一直感到兴趣，可是难得有次看到他被演员演成功了。这就是那个可笑而又可敬的方达生。说实话，他在这出戏只是一个旁观者，等到他决心不做旁观者的时候，全剧也就闭幕了。他没有理由做《日

出》这样一出社会悲剧的主人公，然而和女主人公陈白露一比，他显然是朝前走的，而且走出了以陈白露为中心的戏，变了一个人。陈白露没有变，开幕的时候是什么心情，闭幕的时候还是什么心情，随时有服安眠药片自杀的可能，不一定真要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才结束她的绮丽(?)的短暂的生涯。这个现代的薄命女子，由书香小姐而高材生，由高材生而社交明星，于是命运安排她的父亲去世，本来不阔，现在更穷了，做电影明星，当红舞女，或许更坏更暧昧也难说，临到我们的剧作者写照的时候，已经是有些“人老珠黄不值钱”，演完了她的剧，对于人生没有丝毫留恋，仅仅省下一点点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的软弱的同情，软弱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一个人要死的时候，救人的意思也就是一星星意思，不会成为积极的意志，至于行动，那原来就不在厌倦的灵魂话下，她能够嘲讽，因为她看开了；她能够兴奋，因为她空虚得可怕；然而她正是诗人卞之琳所咏的那种“鱼化石”，经验给她知识，知识把她化为一块顽石，说到临了，她乃是一块玲珑剔透的太湖石，美丽然而空洞，空洞然而坚硬。还有比现实坚硬的？她是现实。让她吃苦的乃是现实的躯壳之中含有不死的灵性，她的人性的感觉，方达生第一次(幕就要闭了，可怜虫!)说她对了茬儿：“你这个人太骄傲，太倔强。”

陈白露在“日出”以前变够了，她懒得再迎人生往前多迈一步。她在《日出》里面没有戏，虽然她是它的女主人公。方达生恰好和她相反。他在“日出”以前是一个书呆子，乡下人，如陈白露所批评，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他在“日出”以后成了一个社会革命者，一个为理想而苦斗的战士。第一幕的方达生绝不是第四幕的方达生。演员如若抓不住这一点，自然难于完成任务。

好笑的是方达生以一个救世主的姿态出现。昧于世故，从乡下跑出来，从他的观念世界跑出来，而且，老实说，从他的唯我主义高高下来，以为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好事，把一个堕落然而有希望(把他的希望看做她的希望)的女人带往他的清高的蜗居。他真是一位君子人，不吸烟，不跳舞，当然你明白，他厌恶以陈白露为中心的烟酒嫖赌的旅馆生涯，在这里没有白天，没有太阳，一夜一夜全在活地狱之中消逝，“这里的人都是鬼”，方达生说。他的心灵是单纯的，对于他的认识是坚定的，他的心里只有自己，正如一切孤独的热烈的浪漫主义者。他怀着一腔救人的热情，做梦也没有想到陈白露另有一个存在，以为她会欢天喜地随他而去，好像一个黑暗世纪的虔诚的圣女。听听他的语气是如何一相情愿，差不多如同一个主子吩咐着！

“我要你跟我回去。”